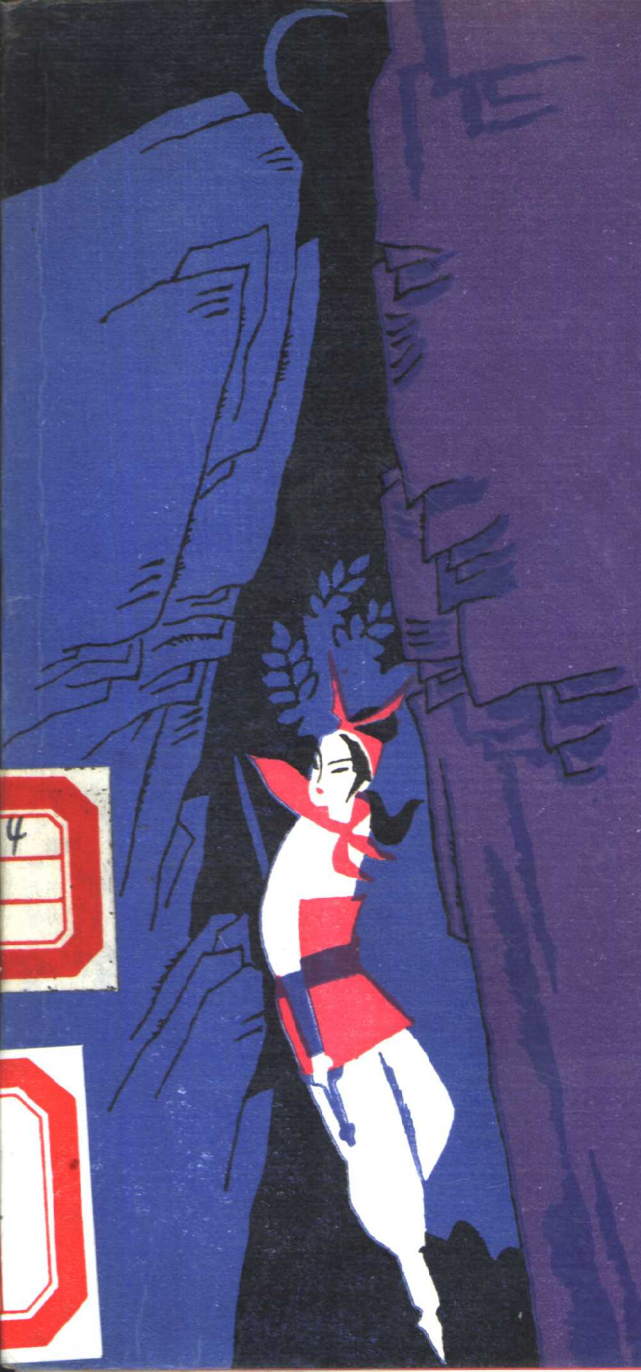


离乱鸳鸯

苏方桂 著

中篇系列传奇小说

罗浮演义





200069095

离乱鸳鸯

苏方桂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中篇系列传奇小说《罗浮演义》

离乱鸳鸯

Liluan Yuanyang

苏方桂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6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插页：2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421

责任编辑：徐永之

插图：潘树声

封面设计：晓 更

责任校对：李守勤

ISBN 7-5313-0105-9/I·99

统一书号：10138·1193

定价：1.80 元

内 容 提 要

明末清初的战乱中，离乱了两对鸳鸯。

名震蜀中色艺双绝的名妓柳如眉，爱上了农民军将领李定国，私约入川结连理，好事未成被大将孙可望霸占，棒打鸳鸯各东西。

明末大将李定国之女李明瑞，竟和清朝平南王王子孔廷训结为夫妻，在争夺城池中孔廷训被农民军俘虏。李明瑞隐姓埋名，历尽千辛万苦，不但救出自己丈夫，也凭其高强武功，巧妙地使李定国、柳如眉重得团圆。

两条爱情线，编织成一幅绚丽多彩情浓意重的历史画卷，谁人不被作者的惊人之笔所叹服。

目 录

第一回	古道烟尘细柳显神威 美酒开路明珞探大牢·····	1
第二回	苗寨野俗飞来祸 幽洞美女天外情·····	14
第三回	孙可望巧设云梦计 李定国身陷桃花窟·····	23
第四回	琤琤琴音传心曲 缕缕情思化飞云·····	41
第五回	独龙洞孔廷训失踪 无名谷柳如眉遇救·····	54
第六回	乞丐军大闹关帝会 蒙面盗夺走柳夫人·····	69
第七回	观天象大帅添忧 献妙策中书解难·····	83
第八回	瓶沉簪折婢断肠 日落月升壮士续丝·····	96

第九回	泄机关枉设鸿门计 迷美色醉看玉箸飞	109
第十回	静修开笼飞彩凤 明珰发弹击翠羽	123
第十一回	义可服众一语重九鼎 情可解兵良言醒莽夫	139
第十二回	侠女巧破恶狗阵 柳梁礼让泯恩仇	152
第十三回	面龙浅水受虾欺 病虎平丘被犬逼	165
第十四回	金维新帅府报信 孔廷训苗寨被蛊	180
第十五回	芒锣阵阵苗寨迎贵客 魂歌声声阿咧迷本性	193
第十六回	油锅捞斧大树神断案 寒官献衣白文选护驾	208
第十七回	宝积寺和尚劫小童 韦驮殿圆慧弄惊险	225
第十八回	太极杖技胜阴把枪 施迷药智闯铜仁关	239

第一回 古道烟尘细柳显神威 美酒开路明珰探大牢

这是公元一六五三年，大清顺治九年夏末。

在广西通往贵州的一条盘山土路上，缓缓走来一辆破旧的篷车。

那头灰色的骡子，毛脱得深一块浅一块，肋骨象炉篦，透过青色的表皮，一根根都看得清楚。它曲背弓腰，嘴里喷着污浊的白沫，在土路上拼命挣扎。车篷补缀着五颜六色的破布，脱线的补丁被风一吹，噼啪作响；实心的木轮，挤压着砂砾，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怪叫声。

车旁走着一个年轻人，他身穿黄土布短打，头戴四角上翘的竹笠，足登草鞋，身背用破布包裹的宝剑，只露着剑柄和沾满灰尘的剑穗。他手执一条细细的柳枝，不时敲一敲骡子的后臀，吆喝一声，那骡子的步子便加快了一点，几步后又慢了下来。篷车中卧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两颊塌陷，瘦骨如柴，不时发出一阵轻轻的呻吟声。

那年轻人满头满身都布满了褐红色的土尘，只有双眼和牙齿还闪着白光。他不时抬头看看那迎面扑来的、连绵起伏的大山，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焦虑和忧愁。

进入贵州境内之后，他们见到的，全是嶙峋逶迤、寸草不生的大山。这些大山往往突兀而起，山上的怪石，有如奇形怪状的瘤子，如狮如熊，似虎似豹，又如张牙舞爪的鬼怪，令人平添恐怖。巨形的饿鹰在山间翱翔，它那庞大的翅膀，象一片乌云一般掠过。褐红色的土路，象一条喝饱了人血的蟒蛇，懒洋洋的、摇头摇尾向重重深山中爬去。这深山恶水，往往百十里见不到一座村庄。在谷地中，偶尔可以看到一两间破破烂烂的吊脚楼，用乌黑的木板并钉而成，石片代瓦，令人担心那破烂的木楼随时会被这沉甸甸的屋顶压垮。这些丑陋的吊脚楼，唯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挂在门楣上的红辣椒串儿，象火红的项链，熠熠闪光，旅人远远便可以看到，使他们灰暗、单调的心，获得一点慰藉。

那赶车的年轻人觉得这些迎面扑来的大山一座座都压在他的心上，压得他呼吸不畅，脚步更感沉重。

他们正走着，忽听身后传来一阵马嘶声，接着又听到一阵辘辘的车声。年轻人回头一看，见是五名骑马的军士，身穿大西军的号衣，手执长矛，押着一辆白马拉的木笼囚车，从后面赶了上来，远远便凶神般怒喝：“闪开！闪开路来！”

年轻人将骡子向里拉了拉，让开路来。军士和囚车一拥而过。在囚车擦身而过时，年轻人不经意地向木笼里看了一眼，刹那间，他觉得自己的心缩瘪了。

待囚车过去，他忙俯身到车篷中，呼吸急促地对老者说：“义父，义父，他们押的，好象，好象就是殿下！”

那病弱的老者霍然抬起头来，双眼闪着火星，惊喜地

问：“啊，这可是真的？你看准了？”

“他披散着头发，颈上还戴着木枷，看得不准，可是很象他。义父，不论是不是他，我都应把他劫下来。万一真是他，当面错过，后悔岂不是来不及了？”

老者点点头，说：“好，你去吧，多加小心！”

年轻人飞步赶到囚车前面，双臂一张，喝道：“站住！”

军士们勒住了马，怒冲冲地问：“你小子要干什么？活得腻烦，想找死是吗？”

“你们押的是什么人？”

“这是钦犯！滚开！别误我们赶路！”

“你们把他留下！”

五个军士互相看了看，为首的一个歪了歪嘴，冷笑一声说：“你真活腻味了！老子就成全你，送你到阎王老子处吃粮去吧！”说着，他挺起手中长矛，猛然向年轻人心窝刺去。

年轻人不躲不闪，只用肘弯向枪杆一磕，然后迈前一步，手一挥，柳枝在那军士脸上划了一下，那军士一声鬼叫，只见他脸上如遭刀劈剑削，从额头到嘴角被破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他一手捂脸，一边狂叫：“杀，杀，杀死他！”

另四个军士，立即亮出手中兵器，纵马上前，恶狠狠地向年轻人攻击。那年轻人连脚步都没有移动，只偶尔挥舞一下柳枝，只听连声惨叫，那四个军士有的被击断了手腕，有的被抽破了面皮，武器全被击飞。他们象碰上一个青面獠牙

的魔鬼，吓得心惊肉跳，失颜变色，一步步向后退，然后便纵马而逃，连头也没敢回。

年轻人也不去追他们，急步走近囚车，抓住木框，双臂一振，只听“嘎啦啦”一阵响，囚车被他破开，然后又一掌劈开木枷，定睛看那已抬起头来的囚犯，这一看，他立刻呆住了，丧气地说：“啊，你，你不是殿下！不是殿下！”

那人跪在车上，对年轻人连连叩头，说：“壮士，多谢救命之恩，多谢救命之恩！”

这时，篷车中的老者也拄着拐杖，一步一喘地走了过来，问：“你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要被他们押到何处去？”

那人下了车，对老者深施一礼，说：“在下乃大明永历皇上御前部司林青阳。”

老者问：“哦，原来是位大人。你为何成了囚犯？”

林青阳向二人叙述了被囚始末。

原来，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即永明王）在清军追击下无家可归，后被张献忠余部大西军的平东王孙可望迎入贵州安隆所安置。将千户衙门改为宫殿，阴暗潮湿，不遮风雨，粗衣恶食，与贫民无异。朝中奸臣马吉翔、庞天寿谄媚孙可望，日日逼永历禅位给孙可望。永历又惧又急又忧，内阁首辅大臣吴贞毓认为安西将军李定国忠贞可靠，只有请他统兵入卫才能抵御孙可望，便派部司员外林青阳从间道出贵州，带着永历的密敕，到湖南去寻找李定国。谁知，林青阳出贵州境不久，中了孙可望塘兵的埋伏，被认了出来，提塘官派了五名军士押着他解往贵阳，无意中被明瑄所救。

老者听后，将林青阳严了看，说：“原来如此。这么说你还没有见到李定国？”

“没有。皇上密敕虽然被我毁了，但我还得去寻他。”

“你既然是朝中大臣，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李定国曾捉到大清定南王孔有德的儿子孔廷训，你可知他被押在什么地方？”

“此事在下稍有所闻。李定国捉到孔廷训，当作人质，打算用他来交换大西军被俘的重要将领，没有杀他，也没有折辱他，将他押在贵阳大牢之中。后来，孙可望进驻贵阳，孔廷训便落到孙可望手中。如今孔廷训是否还在贵阳大牢，在下则不得而知了。”

老者点点头说：“既然如此，你快逃命去吧！”

林青阳对二人千恩万谢，解下驾囚车的马，骑上加了一鞭，向东逃走。

那年轻人一直皱着眉头，心情沉重地听着。

老者拍了拍他的肩头，说：“阿英，我们总算知道了一点殿下的消息，只要他还活着，就有希望，我们走吧！”

年轻人点头说：“义父说得是。”

他扶老者上了车，吆喝一声骡子，二人又上路了。

这个年轻人叫李明瑄。她是明永历年间挂两个总督印的李成栋的女儿。她随侠女李若竹上罗浮山习武，却偷偷爱上了李若竹的丈夫张家璧，引起李若竹的不满，在德庆县城，李若竹和张家璧不辞而别；李明瑄羞愧难当，无颜去见母亲，流浪到桂林，起了轻生的念头，投水自尽，被化装成医生的孔泽恩所救，李明瑄化名杨阿英，拜孔泽恩为义父，随

孔泽恩来到衡阳大清定南王府。在王府，她同孔有德的儿子孔廷训一见钟情，二人结成夫妻，后又随孔廷训来到桂林。桂林被大西军李定国攻破，孔有德自焚。孔有德殉城前，将儿子孔廷训、幼女孔四贞托付给孔泽恩。孔泽恩和李明瑄保护着孔廷训、孔四贞，在城破前由涵洞逃出，谁知出城不久就碰上了大西军游骑，四人被冲散，孔廷训被俘。孔泽恩将孔四贞送到清营后，又回桂林来寻找孔廷训，与李明瑄相遇，二人几经周折，才探听到李定国已将孔廷训押解到贵阳，于是，二人赶赴贵阳。谁知，在他们走到广西与贵州交界的一个荒城时，孔泽恩染上风寒，烧得昏昏沉沉。明瑄无奈，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一间脏而又破的小客栈住下，请医调治。那孔泽恩年高体弱，加之忧愤交加，旅途劳顿，病势越来越重，百般调治也不见效果，一病竟病了半年。在此期间，他几次劝说明瑄把他留下，一个人赶赴贵阳，搭救孔廷训。明瑄爱孔廷训爱得铭心刻骨，她已下了决心，救不出孔廷训，她就追随地下，魂魄也要相亲。可是，她又怎么忍心将一位垂危的老人丢在这荒城野店之中呢？

直到十余天前，孔泽恩的病情有了好转，可以扶杖起身了，他立即对明瑄说：“阿英，快快准备动身，不要再拖了！”

明瑄见孔泽恩病后身体还那样虚弱，甚感犹豫，她说：“义父，你身体这个样子，是不是再养息些日子？”

“不必多言，快走，快走！”孔泽恩瞪起了眼珠。

明瑄只好买了一头骡子，一辆破车，让孔泽恩卧在车中，父女二人上路了。

夏末的云贵高原虽然比广西凉爽得多，但到中午时太阳仍十分毒辣，照射在寸草不生的石山上，烈焰反射，人如走在火炉之中。明瑄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却不能脱下来凉爽凉爽。卧在车中的孔泽恩也热得不停呻吟，而那头骡子却一步三摇，只是勉强向前移动而已，慢得如蜗牛爬墙，恨得明瑄牙疼。

他们又走了二十多天，总算看到贵阳城了。

这是个四山环抱的秀丽的古城。东靠龙里，山如游龙，南临惠水，水如绸带。山城象个佛手，街道从东向西辐射、伸延。街道狭窄，高高低低的木楼栉比鳞次。

他们走近城门，见城门口虽然也有身穿大西军号衣的士兵把守，但他们对过往行人并不盘查阻拦。

进城后，明瑄很快便感到这里的景象，与她在广西、湖南城镇所见甚为不同。街上行人的穿着虽不光鲜，但神情安详平静，各种店铺、茶肆、酒楼生意兴隆，顾客盈门；巡逻的士兵极守秩序，百姓与他们擦肩而过，毫无畏惧惊恐之色。这里看不到战乱的痕迹，使明瑄大感惊异，迷惑难解。

“张献忠是杀人魔王！”在广州提督府和衡阳定南王府中，明瑄不知听到多少张献忠杀人的骇人听闻的传说。有几个传说，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传说张献忠在成都开科取士，会试进士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仪表丰伟，气宇轩昂，颇善弓马，甚受张献忠赏识，赏了许多金银美女给他。次日，张大受上朝谢恩，张献忠却皱眉说：“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就爱得心上过不的。你们快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诸将立刻将张大受

绑去杀了，连他的家丁和美女也杀个干净，后来，连新科进士、三等以下不入学的童生也一并杀掉。又传说他在西充山驻军时，巡察营队，见哪个营旗帜不整或队伍参差，便下令把那个营全部杀掉，连他的养子孙可望都看得毛发倒竖，他却说：“这些龟儿子都认得咱老子，将来咱老子如果逃亡，准得毁在他们手里，给我杀！”又说他的部队每过一地，就如蝗群过境一般，杀得鸡犬不留，城镇烧成废墟。

明珰不知道，这些骇人的传说，多数是那些仇恨农民军的地主士大夫们编造的。张献忠果然这样不分青红皂白，一个劲儿的杀杀杀，他怎么可能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坚持得最久、势力与闯王李自成的大顺军不相上下的一大股？他怎么可能建立大西国？在战争中他也杀人，甚至也有屠城的残酷举动，可是，同明军屠杀农民军和杀良冒功相比，同清军屠杀汉族反抗者相比，他并不是最残酷的。张献忠死后，大西军还有数十万部队，由他的养子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人统率，由四川退入云贵，在云贵建立了根据地。李定国总结了大西军起义以来的教训，提出了“联明抗清，团结少数民族，保护商贾，减轻赋税，整顿军纪，严禁杀戮”等一系列政策，执行数年，成效显著，云贵两省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经济开始复苏，并训练出一支有少数民族人员参加的精锐部队。

明珰不知道这些情况，她想不到“杀人魔王”的部队占领下的城市会这样平静，这样繁荣，自然要感到惊异。

他们进城之后，寻到一间干净些的客栈安顿下来，歇息了一夜，次日，明珰便上街打探消息。

她不知贵阳大牢在什么地方，正想打听，忽见十几名士兵押解着一辆囚车，迎面走来，她估计这囚车可能是到大牢去的，便随在囚车后面走。那囚车经过南明桥，弯进一条巷子，走进一个阴沉沉的大院落。大院门口有士兵守卫，囚车进院后，大门“哐唧唧”关上了。无疑，这就是贵阳大牢了。

明瑛左右看看，见距大牢百余步远的斜对面，有一间小小的酒店，店内只有两张桌面。她迈步进店，拣一张无人的桌子坐了下来。店东过来，笑容可掬地问：“客官，要点什么？”

“一壶好酒，两碟下酒小菜。”

店东说：“客官，你见我门上的对联吗？写的是‘李白慕名下马，八仙闻香降凡’，小店专卖贵州茅台，这是天下闻名的好酒，你就瞧好吧！”

店东很快用托盘送来一锡壶酒，一碟辣味凤爪，一碟炉烤豆腐干，说：“客官请用。”

明瑛斟了一杯酒，慢慢品着。这酒劲儿真大，一口酒咽进喉咙，她觉得全身都腾腾着起火来。这酒又真香，那奇异的香味，诱人喝了一口又想喝下一口。明瑛可不敢多喝，她怕真的喝醉了，她还有正事要办。

她慢慢品着，边喝酒边注视着门外，过了大约半个多时辰，她终于等到一个她想等的人。

那人大约三十多岁，黑黑的脸孔，扁平而上翘的鼻子，罗圈腿，头上缠着一圈黑布，象顶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千层饼。他上穿牢房禁子号衣，托着绑腿，倒背着手，迈着蹒跚

的鸭步，踱进店来。一进门，他就连连抽搭鼻子，说：“好香好香！阿木，有客人饮好酒啦？”

店家深知这位苗家老倌又来揩酒喝，却不敢得罪他，只嘿儿嘿儿笑着，没有答言。

明瑛看准这个机会，笑着对禁子说：“军爷，在下饮的是茅台好酒，如不嫌弃，同饮一杯如何？”

那禁子连连咽着口水，却说：“怎好相扰，怎好相扰？”人却走过来，蹲在条凳上，接过明瑛递来的酒杯，一仰脖，将满杯酒都掬进肚里，用手指夹起一片“凤爪”，放进嘴里，闭上眼，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三杯酒落肚，他的话多起来了，问道：“小哥尊姓？从何处来？”

明瑛说：“小子姓何，从湖南来，来寻找家兄。家兄从财主家逃出来，听说加入了大西军张爷的队伍，六、七年音信皆无，家嫂叫我出来寻他。”

“哦，尊兄叫什么名字？”

“他叫何大力。”

禁子摇头说：“没听过这个名字。小哥，不要着急，只要他在大西军里，慢慢一定能够打听到的。”

“那是那是。”明瑛说着又满斟一杯，递给禁子，“官家，你老人家在大牢中供职多年了吧？”

“可不，十多年了。大明，大西，改朝换代，都得抓人押人，都用得上咱这号的，没把咱的饭碗砸了。”

明瑛奉承说：“那是因为你老人家身在公门多积德，所以才有这样好运啊！”

禁子高兴起来，伸长了脖子，口沫乱喷，说：“小哥，

你这话不错，咱苗家也信奉伏羲女娲，观音老母，咱这些年，对犯人就沒动过一指头，咱做的好事，神灵都给记着呢，好心必有好报，今世不报来世报！”

明瑄连连点头，说：“对对，你老这话说得对。你老人家做了那么多好事，一定会福寿绵长，荣华富贵。”她话题一转，又问：“这大牢这么大，能押不少人吧？”

“哼哼，装满了能押七八百号呢！”

“哎哟，那么多呀，都是啥样人呀？都犯了啥样罪呀？”

“啥样人都有，上至王公官宦，下至贩夫走卒，犯死罪活罪的都有！”

“哎哟，还有王公呀？”

“怎么没有？就说……”说到这，他不讲了，只说：“嘿嘿，莫谈国事，喝酒喝酒。”

明瑄见他把门封上了，心中急得火烧火燎，只好单刀直入，问道：“清朝有个定南王叫孔有德，他在朔南驻过，在桂林被李定国打败，他的儿子被抓来，听说押在这里，你也见过吧？”

禁子一听这话，忽然睁开了醉眼，把明瑄盯了一阵，一伸手揪住了她的胸衣，说：“你小子，跟我走一趟吧！”

明瑄吃了一惊，忙问：“官长，你我无冤无仇，我怎么得罪你了？抓我为何？”

禁子说：“秦王下过令，碰上打听孔有德儿子的人，不管是谁，当场就抓。军令不可违，别怪咱爷们不讲义气！”

明瑄转念一想：“好，我就随他到大牢里探探！”便笑